候鸟驿站

落日洒满了湿地里的水洼，候鸟的羽翼扇起了一片片晚霞，高高的芦苇荡中回荡着群鸟的歌声。一个身影沿着湿地走来，手里翻着一本泛黄的巡护手记，这是他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了。

老陶是湿地生态公园的巡护员，春去秋来，他独自守护着这个“候鸟驿站”，他说，他是湿地的孩子。那本巡护手记的扉页上，母亲画着一只残喙白鹤，旁边另写了“嘎嘎——苍鹭，克哩——长脚鹬”。老陶的指尖抚过那些字迹，像是回到了从前。

母亲总会放一颗糖在老陶枕边，每当湿地披上银白的衣裳，她便提着一盏灯，没入那片无尽的月色。母亲每晚都要进行夜巡，不仅是为了观测栖居的候鸟，更是防止那些非法狩猎的人们。母亲的灯在夜色中摇曳，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，她警惕地停下脚步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芦苇在风中沙沙作响。在那个宁静而又躁动的夜晚，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的寂静，母亲的灯突然熄灭了。候鸟与月色都一惊而散，只剩下湿地的芦苇在风中摇曳。清晨温凉的风吹到老陶耳边，他扯下糖纸，脚印踏在母亲的足迹上。在一塘水洼边一只白鹤啄饮着泛红的水，母亲安静地睡着了，白鹤却久久不愿离去。

当血缘的纽带如烟般消散，老陶被另一户人家收养。每当看到天空中飞过的候鸟，老陶的心就紧紧揪在一起。他知道，那些鸟儿也在寻找自己的家，就像他一样。在那片湿地里，芦苇杆一点点拔节长高，候鸟南来北往，不断迁徙，直至渐渐不见踪迹。多年后，老陶长大成人，他始终无法忘记母亲的嘱托和湿地的呼唤。

老陶站在湿地的边缘，望着熟悉的芦苇荡，心中涌起无尽的回忆。他记得母亲常说：“你是我的孩子，也是湿地的孩子。”那一刻，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回到这片湿地，守护母亲曾经守护的一切。再次踏上故地，渔网锁住了跳跃的鱼儿，渔船遮掩了水面的涟漪，泥沙挡住了飞来的候鸟。老陶租下了以往的那间小屋，每天都会像母亲一样在湿地上巡视着，即便再也听不见候鸟的歌唱，但以前半大的足印现在每一步都显得坚定有力。在一本新的巡护手记上，记录了湿地每天渔船的多少，水质的变化。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手记有了空白，湿地的生态逐渐恶化，老陶的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。然而，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，“长江禁渔”的消息传来，仿佛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。老陶有了新的任务，他捡着破碎的渔网，清理着湿地的伤痕，微风吹动了芦苇，仿佛那是母亲。

禁渔之后，湿地仿佛恢复了生机，她从遥远的地下醒来，和老陶度过了雨雪，早晨和晚上。当知了不再鸣叫，沙漏的沙粒缓缓流转，湿地也在悄然复苏。

老陶翻着泛黄的纸页，手指来回摩挲着，即便他已熟悉各种鸟类和它们的声音，他说：“它们会来的，我小时候它们就经常来。”秋露凝结、蒸发，湿地好像在等待什么，某一天，他好像看见它了，他说是在梦里。老陶是在霜降那天清晨发现它的。芦苇荡披着薄雾，水洼边缘结着冰晶，那个修长的身影就立在浅滩上，单腿支着雪白的身体，残喙低垂时在平静的水面划出细密波纹。冰凉的雾气漫进老陶的呼吸，二十年了，那只白鹤回来看她了。

大概是某天黄昏，老陶掀开芦苇帘时，草垫上只剩几片银灰色羽毛。他蹲下来抚摸着羽毛，泥沼深处传来断续鹤鸣，他循声奔去，声音惊动了整片芦苇荡。天际线突然涌现细密的黑点，仿佛接收到某种古老讯号，灰雁的鸣叫与翘鼻麻鸭的啁啾交织成盛大乐章。白鹤腾空而起的刹那，老陶笑了：“我知道，它们会回来的。”

当夕阳的余晖再次洒满湿地，老陶默默地走着，他轻轻翻开那本泛黄的巡护手记，仿佛看到了母亲的身影在字里行间跳跃。候鸟的歌声在空中回荡，像在回应着老陶的心声，湿地的未来，也在这一刻变得更加明亮。

姓名：赵琬颖

学院：人文与传媒学院

班级：中师5222班